

群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三

目錄

殯於五父之衢

請喪夫子

明日祔于祖父

古者不降

魯莊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王爲三公六卿

宗子爲殤而死

宗子爲妻禫

大夫附于士

旣祥雖不當縞者

子幼則以衰抱之

有從無服而有服

親始死

聞喪不得奔喪

凡爲位不奠

三年之喪

天子弔服

貞

魯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魯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魯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魯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魯公之喪

喪三年不祭

羣書疑辨卷第四

目錄

五服皆用衰

括髮免髻之制

杖

弔賓入拜靈座

謝孝

受服

神主

神帛

神像

墓祭

喪遇閏月

短喪

七七百日

故吏爲舊君服

開元禮政和禮墓不言梲

書儀墓不用梲

家禮無受服

書家禮儀節附祭後

擇地

居喪釋服

居喪作樂

停喪不塋

服內生子

昭聖太后喪上齊衰舉哀

昭聖太后喪百官皆斬衰二十七日

莊肅皇后喪上以從嫂不制服

卷四

羣書疑辨卷之三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殯于五父之衢

檀弓上以下皆禮記

殯于五父之衢非三日而卽殯于此也倘果三日卽殯于此則是骨月未寒而棄之于野聖人之所忍乎况自殯至塋三月之內有朝夕哭奠諸儀節將行之于何所乎此必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旣不可久留于家庭又不可別塋于他處故不得已而殯于衢名雖爲殯而其具無異乎塋則不爲苟且以致體魄之不安形雖是塋而其制寔本是殯則自可從容以訪父

墓之所在蓋殯與葬之不同者葬則深入土中殯則
但及乎衽也夫子之殯必脩設抗折諸物不使其棺
親土故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及觀其掘地淺
深則又但沒其衽而已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此其防
危慮遠蓋竭其心力之至矣可不謂慎乎且所謂五
父之衢必在野外而不在城中故聖人得殯于此不
然豈有闕闐襍遯之處而可以置吾親之體魄哉

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檀弓上

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讀禮

至此未嘗不嘆記禮者之失言也夫父之服子以期

惟宗子爲長子三年其餘則長子與衆子均齊衰期年

子之服父以斬若是乎

父之爲子與子之爲父其禮原不同也夫子之于門人
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于夫子亦可以無服乎倘謂
師不服弟而弟亦不服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
將報之以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
亦無服則不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

出夫喪莫重乎首經既加經則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喪服而何何以云無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相向而哭彼三年之中既羣聚于廬內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乎師宜如此豈肯徧爲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耶愚謂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真而非子貢寔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爲據紛紛之論皆謂師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啟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諸子豈有不知之者而

其待夫子反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爲非子貢之言也

其陳之大夫士之衆爲期三月期朋友有三月之期
期者期之何友孰期也記者謂歸與友同自友則
師在其中此言何友而猶未竟也夫朋友之事焉
非故可以形骸而加耶師在三少之義無涉父並可以
朋友之親服之手然則宜何服焉謂當依家人爲
言家人爲宗子之禮齊衰三月蓋服以辭其分之
也期以三月友之例也思乎齊衰與期之間兩端之

師服附

按儀禮喪服記言朋友麻注疏謂麻者弔服如麻旣
葬除之大夫士之葬爲期三月則朋友有三月之服
明矣夫朋友尙有三月之服師之恩義豈不更重于
朋友哉奈之何反無服也說者謂師與友同言友則
師在其中此言似矣而猶未盡也夫朋友于我爲同
輩故可以弔服而加麻師在三之義與君父並可以
朋友之服服之乎然則宜何服愚謂當倣庶人爲國
君族人爲宗子之禮齊衰三月蓋服以齊衰分之尊
也期以三月友之例也庶乎情與義之間兩得之矣

觀唐制門生於舉主服齊衰三月人不以爲非夫舉
主尚服以齊衰謂弟子之于師不可用齊衰之服哉
若夫淺學之師曲藝之師則固有辨何可與傳道授
業者同類而語也

明日祔于祖父

檀弓下

按祔廟之禮衆說紛然愚執經以論經則呂與叔陳用之王子衡諸說皆是凡言祔已主反于寢者寔非也蓋所謂祔者以新死者當入祖廟而祖廟又未可遽遷故以神主祔于祖而謂之祔若祭已復反于寢則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而主固未嘗居于祖之廟矣何得名之爲祔乎朱子謂卒哭便除靈席心所未安是也因心有未安乃不據經而據傳則非也至于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之說但可行于天子諸侯若遠士則僅二廟祭及祖禰而止安所得

中一以上而祔之且古者主各有廟故孫可祔于祖
後世主皆萃于一堂初无昭穆之制而猶執父子祖
之說不已拘乎凡此皆當變通者也

世之論祔祭者謂祖與孫同廟當行大小祥祭之時
爲孫而祔不可祭及于祖而祖之神在上得毋有所
嫌乎子曰不然雜記云男子祔于王父則配女子祔
于王母則不配夫王母與王父共廟當其以女子祔
王母也王父之神不嚴然在上哉且祭王母不祭
王父而不以王父爲嫌又何以大小祥祭爲嫌也且

夫古人之制禮不可以後人之常情測也卽如祔祭之時王父與王母並在而其立尸也止一人而已此尸爲死者而立不爲先祖而立是名爲祖孫兩告而其寔僅祀新死者之一人也又何嘗以先祖爲嫌哉知乎此者可以知大小祥祭之无所嫌矣

其書與本諸書不同其義則以本諸書而論之